

中医后继乏人的感叹由来已有五十年的历史了,然而,如果我们今天能客观、清醒地面对一下统计数字的话,这完全是应该改观了的。国家扶持中医,每年大量人力、资金投入,全国各省、直辖市都有自己的中医高等院校,每年数量可观的本科生、研究生陆续走上工作岗位,况且近年来年在扩招,据说某省中医学院的在校学生数已达到五位数了,可谓浩浩荡荡,历古未见,人多热气高自然是件好事,而我却又因之而忧从中来的。

第一,五位中学生的教学质量是否跟得上?我想硬件、软件都应该有问题,据说唯一的办法即把班级学生数目大量扩充,由小班上课改为大班上课,俾教师与教室都能做到最大限度的物尽其用,用功的学生,想再选课程,研究学术,由于学分已满,伤心地给学校吃了闭门羹。最近在上海召开的全球大学校长论坛上,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说:大学招生规模如果扩大一倍,教学质量要达到扩招前的水平,大约需要花费二十年的时间。洋人的话未必切合中医教学的实际,但这种严肃缜密的论述,对我们是不乏警示的。

其次,几年以后,大批因扩招而达不到要求的毕业生,一拥而上,面临就业,抢起饭碗来的可怕

情景,是可想而知,应该逆料到的。于是被迫改行,当西医、做化验的有之,转业经商下海的更有之,现今这种现象已是十分普遍,更遑论几年以后扩招大军的面世了。其恶果是:国家浪费了资金,莘莘学子蹉跎了青春年华,老百姓失去了医、德双馨的上乘中医的精心诊治。

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对于“烹小鲜”,窃以为是指精心调料、细心火候来烧煮各种不同的海鲜鱼虾,中医传承乃大业千秋事,也应“若烹小鲜”,而决不是烧大锅菜,炒烂糊肉丝。于我个人经历言,既“炒”过,也“烹”过,其中利弊,可谓一目了然。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为了继承、发扬,各种中医学习班应运而生,我常上台讲课,有时大礼堂容纳达数百学员,乌黑黑人头一片,且领导授意,要一边讲,一边批,二小时下来,汗流浹背,不知所云,类此情景,持续数年,当年的学生队伍虽然可观,而今大抵落寞了,我连名字也记不上几个。八十年代初起,我到中医学院为研究生班讲授“各家学说”,学员少则十余人,多则三十人,上课

贯彻了两大原则:一、不照本宣读,大家都识字,何必浪费时间,我常取逆向思维,引导学生深究原著;二、不以老师观点为是非评定标准,鼓励学生独立思考,通过自己的论证来确立观点。如今这些为数不多的学生,不是主任、教授、博导的,反成了“凤毛麟角”。去春我应邀到台湾讲课,除桃园长庚医院、大林慈济医院里听讲人数较多外,一般也只是一二十人的范围,让我感动的是,不少青年中医往往从外县市赶来,不惮数十公里的颠簸之苦,反复听课,其中有当年全省“特考”的状元、第二名、第四名,在他们沉静、坚定、渴求新知的目光中,我获得了传统中医不绝如缕的信息和希望。由此得出结论,质量比数量更重要,后继乏人的提法不如后给之才来得更精确,一字之差,结果相背。历史上一个张仲景,一个孙思邈,一个叶天士,可以以一当百,以一代千,人数再少,倘是精兵,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千万个庸才混在一起捣浆糊,振兴无能,捣鬼有术,反误了事业的辉煌前程。

最近温总理强调:要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人民、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连结在一起,要向天看,不只看自己的脚下。金玉良言啊!有感于斯,乃抒结想。

伊斯坦布尔地跨欧亚两洲,在全世界所有城市中,是独一无二的。伊斯坦布尔历史悠久,在公元前4世纪,就被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设为东部地区的首都,命名为君士坦丁堡。1453年,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占领了这座城市,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同时宣告拜占庭帝国统治的结束。

伊斯坦布尔是世界级的文明古城,就像北京、巴黎、罗马、伦敦一样,以它丰富的文化古迹,吸引着众多的游客。

伊斯坦布尔最重要的历史和文化遗址都集中在小小的“历史半岛”上,这是伊斯坦布尔欧洲部分向东部方向延伸出来的一小块区域,它同时也是君士坦丁时期的旧城遗址。古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所留下的文化痕迹都刻画在这个半岛上,宏伟的教堂、清真寺、帝王宫殿都

坐落在这个半岛上。我在伊斯坦布尔逗留5天,我住的宾馆,窗口正好对着这个马尔马拉海岸边的“历史半岛”,每天早晨站在窗前,遥望着一艘艘白色的渡轮,犁开碧蓝的海水,真是心情舒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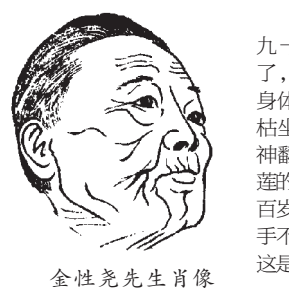
托普卡珀皇宫,曾经是奥斯曼帝国的管理中心,现在被称为“旧宫”。皇宫是在拜占庭帝国宫殿基础上建造的,奥斯曼帝国的苏丹都先后扩建了皇宫。托普卡珀皇宫现在是博物馆,陈列着奥斯曼帝国600年时间积累起来的宝贝。和北京故宫一样,在这座宏大的皇宫中,看珠宝馆的游客最多。当年皇宫的御膳房,曾拥有1200名厨师,每天要做5000人的饭菜。如今,御膳房的主要部分已辟为中国瓷器展览厅,收藏着1.2万件中国瓷器,我在这里看了又看,留恋忘返,因为,我在国内没有看到过如此巨大的青花瓷器,一只只花

样精美的巨大的缸、盆、碗,令人惊叹,一定是当年皇宫中的器物。

多玛巴切皇宫,现在被称为“新皇宫”,建于1843年,共用了13年时间才建成,花费了10亿马克。据说,这10亿马克原是军费,被奥斯曼帝国第31任苏丹用来造皇宫,为此欠下大量外债。这个新皇宫有6位苏丹居住在此。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首任总统凯末尔曾在这里办公一直到去世。之后,多玛巴切皇宫改为博物馆,这个皇宫共有258个房间,68个卫生间,巨大的客厅,巨大的吊灯,高耸的屋顶,显示出奥斯曼帝国往昔的威严。

圣索非亚大教堂,是拜占庭时期建筑中最神圣最伟大的一件杰作。建于公元537年,圣索非亚大教堂作为基督教教堂使用了916年,作为清真寺使用了418年。这座长方形的教堂,圆顶非常高大,教堂是两位来自亚洲的设计师设计的,用16年时间才全部竣工。奥斯曼帝国法提苏丹征服君士坦丁堡后,将圣索非亚教堂内的精美马赛克壁画用灰泥覆盖掉,后改为清真寺,壁画却因此得到了完好

送别金性尧先生 安迪



金性尧先生肖像

金性尧先生走了。九十一岁应该是高寿了,但这些年来,老人身体精神都不好,整日枯坐,连报纸都没有精神翻看,他曾引过陈老莲的一句诗:“一日无书百岁殇”,对一个一辈子手不释卷的读书人来说,这是何等痛苦的事!

金先生出身在宁波定海的大富之家,但他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可以说,他的一生都是一个纯粹的读书人。上世纪三十年代步入文坛,早年以文载道的笔名写“鲁迅风”的杂文,后转入风土散文和文史随笔,他的《风土小记》曾得到知堂老人的赞赏。美国学者耿华德在《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中专门有一节论述金先生的散文创作,认为“他的散文牢固扎根于传统之中”,其实这也是金先生所向往的散文境界,他曾在一篇谈散文的短文中说:“散文作家还得和旧学结点缘,使人感到空灵中自有一种醇然之味,而不流于空疏。”

七十年代以后,金先生出版了《唐诗三百首新注》《宋诗三百首》和《明诗三百首》,都有很大的影响。《明诗三百首》选注完成后,他对我说,这是他的关门之作。我当时劝他说,不要把话说绝,留点余地。不久我正好为一家出版社编一套散文集,就约他编了一本《伸脚录》。他在后记中提到了我和他的这段对话,说:“人到晚年,对于人间友谊的积留,缘分的护惜,有甚于金钱。”之后,又陆续出版了《不殇录》《闭关录》等多种文史随笔集。

虽然我是因为约稿才认识金先生的,但金先生把我视为他的“暮年知己,不仅仅为文稿事”。不管我编报纸还是杂志,金先生都是积极的撰稿人,他还劝我多写文章,就在他一边感叹“生趣索然”,一边还给我写信说:“要使自己学问上充实,写作也是一法,因为逼着你翻书,我就有此经验。写作上如遇难题,我可兄查核。”接下去的这段话尤让我感动:“近日目力衰退,几成朽木,且夕之人,忝在交末,敢倾肺腑。”

今天我要去龙华为金先生送行,匆忙间写此短文以志哀思。

5月的傍晚散步路过底楼她家,透过庭院里参差不齐的花草,看见铁栅栏把着落地门。她不在这里住很久了。原本齐整的小庭院自然就肆意了起来,杂草在月季花丛间乱舞,院角的茄子番茄叶子纠成一堆,丝瓜藤爬满了铸铁围墙,那一棵慢慢生长的盘槐就只好陷落在了草叶的肆无忌惮中,倒是枇杷树,突破重围,从容淡定地又果实累累。

却是无人来享用。

退休前她是古筝演奏员,退休后,很自然地成了古筝老师,在艺校和家里教人弹古筝。倘若下午经过,一定就听见了筝音清冷。流畅起伏韵致的是她的,零散单薄的是学生的。几年里,从院外耳闻进而入室聆听,甚至有段日子里也跟着她摆弄起了筝弦,从《花非花》《采茶歌》到《渔舟唱晚》,颇得她的鼓励。兴致勃勃的当儿书房内古筝古琴共处一室,她还上门面授机宜。其实,私心里明了如此不过是一种亲近音韵的方式罢了,最终还是将古筝转给了他人,只留了古琴。见此,她略略地有些遗憾。我说,还是听你弹吧。

曾经有位老医生,一曲听罢,沉吟片刻,对她说:这才叫余韵袅袅啊。

她的女儿早已在花季病逝,丈夫因她一心扑在事业上而出轨,与之离异。她是与古筝陪伴了。所以,有孩子来学筝,不单是开源生活,也是快乐。

于是,在望花甲的时候,与喜欢艺术的退休医生慢慢走近了。庭院里的枇杷虽然金黄玲珑地挂枝了,不像往年有人收拾。在近乎锈色时她来了,兜了回去与老先生分享。庭院虽芜杂了些,却是为主人高兴的,筝曲有人赏,心音有人听,欢愉有人担,才是枇杷收获一样的茂盛吧。

季节按例而行,其他人家种的枇杷苗竟也长成亭亭貌,茎脉分明的厚叶子很老练地展开,一年的光景就二话不说地结了果,那个喜欢在自家底楼内外植

满花草树木的中年男人,他的枇杷树更是高大丰满生殖力旺盛。初夏的天气本来就是几天溽热几天微凉的,枇杷清甜而淡鲜的味道,较暑热里的冰镇西瓜少些透彻,比同时的青瓜多了点清新,恰也是匹配时序。

偶尔,淡淡地想到了她,应该都还好吧。在她的筝调里,老先生油画棒涂

彩;不教课的日子里,去

距离不远的美术馆博物馆看展览;桑榆不晚,其乐融融。庭院里被流浪猫翻

落的花盆,乱成一团的草

木,庭院外那株手植的橘树,已经与荒

蔓缠在了一起,也就随它去吧,人的命

运,草木的命运,都自有安排。

又一季的枇杷熟透了。却不知道她

和老先生分手了。前妻的频频骚扰,女

儿的干预,老先生犹豫不决的性格,竟

是左右都想要的黏糊风流,她的精力,

她的财力,她的痴心,再放在这里,实

在是无谓和伤痛了。“我们去散步从

来都不是两个人,他总要叫上多年在他

家的保姆”,想象中的其乐融融是揉了许多杂色的。与她年龄相仿的保

姆,看到她,眼睛里似乎瞥一位外

来入和年轻。老年人的情感世界,哪

里和年轻人不一样,一样的恩恩怨

缠,一样的左右摇摆,一样的鱼和熊掌

皆欲得,只不过力度程度减弱了,也

是应该,毕竟荷尔蒙的生物性支撑乏

了力。那就断了断吧,虽然留恋着琴

声不寂寞的日子,毕竟是要一份温暖

纯粹的关怀和情感。为了方便教学,

她在市区租了房。日子又回到一个

人。好在有那些学古筝的学生,他们

的进步,是她的欢乐。

这里的房子偶尔也来看看,闻闻这

里草木充盈的空气,屋子里还收着特

地买来的番茄种子。年轻时她学的

其实是琵琶,后来工作需要,转学了

古筝,于是半生古筝,乃至古筝一生

了。 “来吃我家的枇杷吧”,总是记得她几

年前说过的话。

十七八世纪在西传的中国儒家经典

著述中,流传最广的当属《中国哲

学家孔子》一书,由柏应理、殷铎

铎、鲁日满4人合著而成,在法国国

王路易十四的支持下于1687年在巴

黎出版了拉丁文版。书中还第一次

刊印了一幅孔子像,并即风行欧洲

、法国、德国、荷兰的杂志纷纷介

绍,1688年出法文译本,1691年出英

文译本。促使更多的传教士投入到中

国经典

著作的翻译中。藏书楼藏有1687

年拉丁文版,为牛皮装。藏书楼珍

藏的早期中国统传统经典西译著作

中,还有一部也深受瞩目,那就是比

利时传教士卫方济1711年在布拉格

出版的拉丁文本羊皮装《中国典籍

六种》,是儒家经典《四书》第一次

西文全译,也是《孟子》第一次被译

成西文。明请读一篇《<红楼

梦>英译本》。

徐家汇藏书楼拾萃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